



聆听生命

Lingting Shengming



赵文平 ◎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聆听生命

Lingting Shengming

赵文平 ◎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聆听生命 / 赵文平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人民出版社,
2016.11

ISBN 978- 7- 202- 11455- 1

I. ①聆... II. ①赵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53763号

书 名 聆听生命
著 者 赵文平

责任编辑 刘大伟 王云弟
美术编辑 于艳红
责任校对 付敬华

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印 刷 石家庄汇文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12.125
字 数 240 000
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-1 000
书 号 ISBN 978-7-202-11455-1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碧长空·羞玉兔

微风吹

淡云动

日沉西

霞满天

是谁逞能邀太空

奋羽翩翩展英姿

一边歌

一边舞

原来是百灵献技能

嫦娥窥见羞玉兔

不会歌

不会舞

快去请它来寒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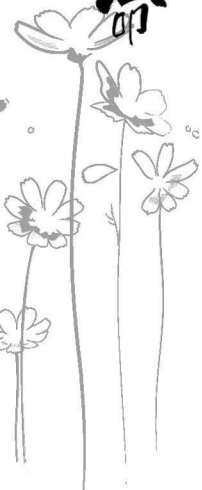
宾客上坐拜师傅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|-----|---|----------|
| 一 | 遇险 / 001 | 二 | 十 | 埋怨 / 086 |
| 二 | 救护 / 006 | 二十一 | | 关心 / 090 |
| 三 | 询问 / 011 | 二十二 | | 安慰 / 093 |
| 四 | 惊喜 / 015 | 二十三 | | 相认 / 098 |
| 五 | 冤枉 / 020 | 二十四 | | 面谈 / 102 |
| 六 | 报恩 / 026 | 二十五 | | 诉苦 / 106 |
| 七 | 调查 / 031 | 二十六 | | 试探 / 111 |
| 八 | 怀疑 / 035 | 二十七 | | 躲避 / 116 |
| 九 | 劝解 / 039 | 二十八 | | 主意 / 122 |
| 十 | 训斥 / 044 | 二十九 | | 确定 / 127 |
| 十一 | 大会 / 048 | 三十 | | 改名 / 132 |
| 十二 | 答应 / 053 | 三十一 | | 意外 / 139 |
| 十三 | 烦心 / 058 | 三十二 | | 机会 / 144 |
| 十四 | 出谋 / 062 | 三十三 | | 变通 / 148 |
| 十五 | 讨要 / 065 | 三十四 | | 求情 / 153 |
| 十六 | 见面 / 071 | 三十五 | | 使性 / 158 |
| 十七 | 自责 / 076 | 三十六 | | 任命 / 162 |
| 十八 | 故事 / 079 | 三十七 | | 捎钱 / 167 |
| 十九 | 解释 / 083 | 三十八 | | 尽言 / 171 |

聆听生命

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
| 三十九 | 提亲 / 177 | 六十四 | 赞扬 / 290 |
| 四十 | 冷淡 / 182 | 六十五 | 约战 / 294 |
| 四十一 | 应战 / 185 | 六十六 | 暗箭 / 296 |
| 四十二 | 遇事 / 190 | 六十七 | 应约 / 299 |
| 四十三 | 送糕 / 194 | 六十八 | 胆识 / 301 |
| 四十四 | 了解 / 198 | 六十九 | 情绪 / 305 |
| 四十五 | 有谱 / 203 | 七十 | 任务 / 309 |
| 四十六 | 搬家 / 209 | 七十一 | 嗔怪 / 313 |
| 四十七 | 哼曲 / 214 | 七十二 | 心虚 / 317 |
| 四十八 | 依从 / 218 | 七十三 | 体贴 / 321 |
| 四十九 | 隐瞒 / 223 | 七十四 | 关心 / 324 |
| 五十 | 谈妥 / 228 | 七十五 | 顽皮 / 327 |
| 五十一 | 担心 / 233 | 七十六 | 助人 / 330 |
| 五十二 | 见面 / 237 | 七十七 | 互念 / 334 |
| 五十三 | 面授 / 242 | 七十八 | 探病 / 339 |
| 五十四 | 剧本 / 246 | 七十九 | 帮助 / 342 |
| 五十五 | 警言 / 250 | 八十 | 见面 / 346 |
| 五十六 | 挑战 / 255 | 八十一 | 比赛 / 350 |
| 五十七 | 冒险 / 260 | 八十二 | 滋味 / 354 |
| 五十八 | 写词 / 264 | 八十三 | 议论 / 358 |
| 五十九 | 相见 / 268 | 八十四 | 撮合 / 361 |
| 六十 | 烦心 / 273 | 八十五 | 谜底 / 365 |
| 六十一 | 触动 / 278 | 八十六 | 口技 / 369 |
| 六十二 | 牵挂 / 282 | 八十七 | 决定 / 372 |
| 六十三 | 检查 / 286 | 八十八 | 齐唱 / 376 |

一 遇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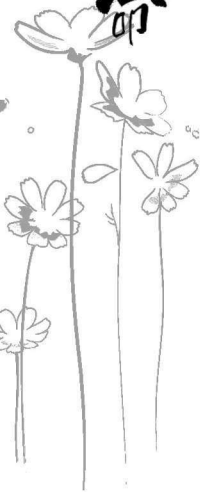
隆冬时节，刚下过一场雪，天空蔚蓝晴朗，地面白雪皑皑，风儿抖着树梢，饥饿的百灵鸟落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。有的耐不住饥饿和寒冷掉在地上，寒风卷着雪花将它的身子埋住，任它抖动着翅膀，无力地挣扎着。远处一个小女孩踩着积雪一步一滑地小跑过来。她叫丁亚玲，不过六七岁的样子。亚玲蹲下身子摘掉厚厚的棉手套，小心翼翼地捧起在雪地中挣扎的百灵鸟，轻轻地拂去它身上的雪花，将它放进怀里，试图用体温将它温暖过来，但似乎有点晚了，这只百灵鸟没能活过来。

不远处两个男孩子为争夺百灵鸟在雪地上滚作一团。丁亚玲看见，抹去脸上的泪水，上去劝架。亚玲不小心被其中一个男孩儿推倒在地，推倒她的那个男孩夺了百灵鸟，撒腿就跑。

夺走百灵鸟的那个男孩儿叫周强，十来岁的样子。失去百灵鸟这个男孩儿叫丁亚文，只有七八岁，他是丁亚玲的哥哥。丁亚玲见周强夺了百灵鸟，蹲坐在雪地上哭了起来。亚文伸手去拉妹妹起来，却见泪珠儿在妹妹的脸上结成了冰，亚文伸手去抠，不料却抠伤了妹妹的脸皮，疼得亚玲哇哇大叫。丁亚文没了主意。他突然想起妹妹救治百灵鸟的法子，方才恍然大悟，急忙解开上衣将妹妹的脸蛋捂在怀里，这才解除了亚玲的痛苦。

周强夺了百灵鸟，高高兴兴地往家走，不料却被一个手握弹弓的男孩儿挡住了去路。这个男孩儿叫肖玉，和周强是同龄人，但生得健壮，一般大的孩子都忌惮肖玉几分，偏偏肖玉从不仗势欺人，是个爱打抱不平的男孩子。

聆听生命



周强被挡住了去路，往前吧过不去，回头吧又担心碰上亚文兄妹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恰在这时亚文兄妹赶了上来，对肖玉说了周强夺鸟打人的事。

肖玉愤愤不平地问周强：“为什么抢人家的百灵鸟？”

周强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它的肉好吃。”

“馋猫猴休想吃它的肉，快还给他，不然，我用弹弓射你。”肖玉说着举起了手里的弹弓。

周强急忙把百灵鸟从衣兜里掏出来，扔给了肖玉，灰溜溜地跑掉了。

亚玲从肖玉手里要了百灵鸟打算将百灵鸟埋掉。这时，一只百灵鸟落在不远处一处坡坎上，肖玉悄悄靠近它，顺手将手里的弹弓举了起来。丁亚玲急得大喊，百灵鸟受了惊吓，应声飞起，肖玉不舍，手拿弹弓紧追过去。

肖玉追到半山坡，这时，山坡后突然冒出一个人来，那人头戴一顶破毡帽，毡帽上还积着雪，好似一个雪球，身上一件破棉袄，点点花花露着白，风一吹棉花还在飞动。那人看见肖玉拿着弹弓追赶百灵鸟，大喝一声，冲下山坡，朝肖玉追去。肖玉不明就里，吓得惊慌失措，心想一定是遇上了疯子，丢下弹弓就跑。丁亚文见状也害怕起来，慌忙拽了妹妹就跑，不料亚玲受到惊吓，又被荆棘绊住，摔倒在地，亚文急得没了办法，丢下妹妹一个人跑了。

丁亚玲见哥哥扔下她不管，急得哭了起来。丁亚玲见那“疯子”没有往她跟前走，便壮着胆子将荆棘拨开，抽出身来。亚玲脱身刚要离开，看见肖玉的弹弓丢在地上，急忙捡起，去追哥哥。

丁亚文边跑边哭，心想丢了妹妹回去肯定要挨父母的揍，但自己又怕极了刚才那个“疯子”，所以跑两步便停下来看看。丁亚文回头看见妹妹赶了上来，一下子破涕为笑。亚文见她手里还拿着肖玉的弹弓，怕那“疯子”看见来要，就让她扔掉。妹妹却执意不肯。不一会儿，果然被那“疯子”发觉，“疯子”朝他们跟前走了过来。丁亚文见状又把妹妹扔下不管，拔腿就跑。丁亚玲害怕起来，一边哭，一边追哥哥，不小心脚下一滑，掉进了雪窑里。

肖玉一口气跑回了家，想起自己的弹弓还丢在雪地里，便回头去找。说来也巧，肖玉恰好看见丁亚玲从雪窑里往外爬，便去拉了她一把，把亚玲拽了出来。肖玉看见亚玲手里攥着自己的弹弓，就伸手和她要。丁亚文回来找妹妹，看见妹妹手里攥着肖玉的弹弓，也叫妹妹还给肖玉。

亚玲说：“他要不打百灵鸟，我就给他。”

肖玉说：“你管不着！”说着便上手去抢。

丁亚文担心肖玉欺负妹妹，就和肖玉厮打起来，因气力小敌不过肖玉，被肖玉撂倒，爬起来回家告父母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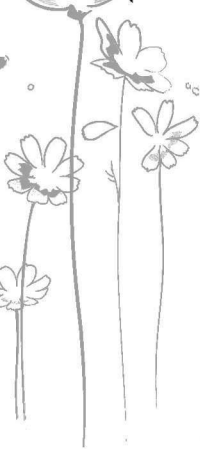
丁亚文的父亲叫丁峯，是小学教师。母亲叫冯圣。夫妻俩正边干杂活儿边闲聊，看见儿子回来，听说亚玲受了肖玉欺负。丁峯一听，反对儿子生了气：“你把妹妹拉回来不就没事啦，丢下妹妹来告父母，你还算个男子汉吗？没出息！”

“没你这么当爹的。怎么这样对孩子说话？让亚文把妹妹领回来，咱们把事情问清楚，再教训他们也不迟啊！”冯圣说。

丁峯瞪了儿子一眼，说：“你还不快去？”

丁亚文走到门口，丁峯又叫住他，让他回来。

聆听生命



丁峯说：“这初春的天变化无常，一会儿晴，一会儿雪的。万一一会儿刮起白毛糊糊——”丁峯不敢往下想，“还是我去吧。”

丁峯越想心里越担心，急忙起身向门外走去。

也是奇怪，丁峯前脚刚出门，刚才晴朗朗的天，凭空刮起风来，接着天空阴沉下来，霎时间便飘起了鹅毛大雪。丁峯慌了神儿，突然眼前晃过一个身影，丁峯心里一喜，当是自己女儿，一把拉住，仔细一看是肖玉。肖玉也是丁峯班上的学生，肖玉害怕丁老师训自己，急忙挣脱丁峯的手，消失在白茫茫的雪海里。

风越刮越大，雪也越下越厚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分不清东南西北。丁峯着了急，顶着风雪，步履艰难地向前移动，不料被风雪卷进雪窝里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从雪窝里挣扎出来。丁峯有些绝望，感到女儿凶多吉少，又怪自己平时对女儿管教太严，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，顿时悔恨、痛心涌上心头，一下子瘫坐在雪地里。

丁峯出门后，冯圣眼看着雪越下越大，心里也是担心着急，便留了亚文在家自己出来寻找丈夫和女儿。冯圣一路跌跌撞撞发现丈夫瘫坐在雪地上，快被雪给埋住了，急忙上前，把他从雪堆里刨了出来。

冯圣问丁峯：“亚玲呢？”

丁峯一声叹息：“没找到。”

冯圣听了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丁峯强忍住眼泪，安慰妻子说：“亚玲从小就机灵懂事，她不会有事的。”

冯圣哪里听得进去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喊。

丁峯见妻子哭得泪人似的，心里不由得越加烦躁起来。

这时风渐渐小了，雪也越下越小。冯圣一抹眼泪冷静下来说：“亚文跟我说他跑回家后，肖玉还和亚玲在一起，不如我们去肖玉家问问，说不定亚玲和肖玉在一起呢。”

丁峯拉着冯圣两人踏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肖玉家走去。

恰巧路上遇见了肖玉和他爹，没等丁峯开口，肖玉他爹就说话了：“对不起！你家亚玲丢了怪我家肖玉，我让他来跟你们赔罪。”

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就这么破灭了。冯圣哽咽着说：“先让肖玉带我们去他和亚玲分手的地方找找吧，也许……”

肖玉的爹踢了肖玉一脚，说：“你还不快去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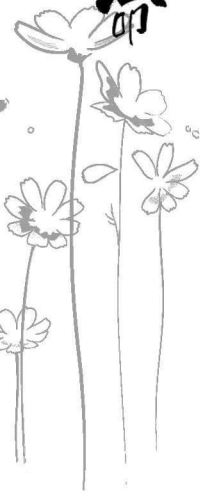
肖玉捂着屁股咬着牙，前头带路。找到地方，肖玉停住，说：“就是这儿，怎么和刚才不一样了？”

“不是记错了吧？”肖玉他爹又要打肖玉。

丁峯赶忙拦住：“这事不怪你家肖玉，只能怪老天爷，不刮白毛风，我女儿就不会有事儿。”

肖玉他爹听到丁峯这通情达理的话，眼睛湿润了。

肖玉也一下子好像懂事儿了，一个人仔细地找起来。找着找着，肖玉发现一只鞋埋在雪里，他赶忙刨出来，拿到冯圣跟前，冯圣一看是女儿的鞋，抱在胸口，号啕大哭起来。



却说丁亚玲被肖玉按住夺去了弹弓，一边哭一边往回走，正走着亚玲看见面前一只百灵鸟在雪地上挣扎。就在这这时刮起了白毛风，亚玲看见百灵鸟就忘了一切，百灵鸟受到惊吓，拼命扑棱了几下，没有飞起来，又栽倒在雪地上。百灵鸟被风吹的滚动，丁亚玲急忙将它按住，捉在手里，怕它冻死，又揣进了怀里，用手捂着。这时，风越刮越大，雪下得让人睁不开眼，亚玲个子娇小有点站不稳，便将身子靠在一棵大树上，任风雪冲击着她幼小的身躯。

那“疯子”，名叫李季，三十出头。李季婚前没有和媳妇领结婚证，婚后，李季的岳父把女儿接回家又另许了他人。李季没了媳妇，过起了光棍儿生活，心里不痛快，生活没了规律，又怕别人当着他的面指指点点，渐渐地便不愿意接触人，见了人就躲。李季慢慢地变得孤僻起来，生活也拖沓起来，穿戴更是随便，经常破衣烂衫地出现在街上。人们看见他，以为他精神出了毛病，不由得叫起他“疯子”来，时间长了便传开了。

李季听到别人叫他“疯子”，也不去争辩，因此便有人认为他真的是脑袋出了毛病。其实，他只不过受了点刺激，整个人比平时有些反常而已。一些人是知道的。所以，有的人不把他当疯子，只是担心他这样下去，有一天真会变成疯子。

同村有好心人怕李季失去生活的信心，毁了自己，便

到处给他想法子、出主意，想让他找回生活的乐趣。有人给他出主意，让李季喂养百灵鸟。李季经人劝说，萌生了喂养百灵鸟的念头。他这一养便对百灵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此后，李季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喂养、保护百灵鸟这事上。尤其是在冬春季节，天寒地冻，风雪交加，百灵鸟缺少食物、又容易被人们伤害的时候，李季常常在百灵鸟经常出没的地方救护百灵鸟。

恰好今天李季碰上一伙孩子，看见他们追打百灵鸟，想把他们赶走，便大吼一声冲下来。但李季并不想招惹那些顽皮的孩子，李季确定他们没有再伤害百灵鸟后，便离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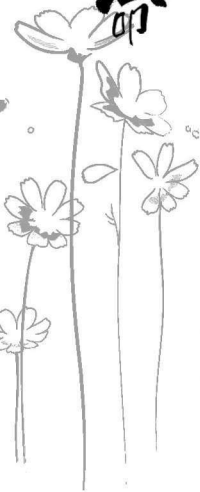
天气瞬息万变，刚才还晴空万里，霎时间便刮起了白毛风。李季为躲避风雪，急忙朝山上自己搭的窝棚走去，恰在这时他隐约听到有小孩儿的哭声传来，李季来不及多想，急忙朝哭声传来的方向寻去。

这时，风越刮越大，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而来，天地浑然一体，分不出方向。微弱的哭声又被风雪掩住了。李季着了急，必须争分夺秒，要不然这孩子会被风雪吞没，冻死在雪地里。李季顶风冒雪经过一番周折，才把小女孩儿找到。李季见小女孩儿蜷缩在一棵树下，浑身上下都被雪盖住了，连忙给她抖去，伸手把她抱起来，向窝棚走去。

李季在窝棚里笼起火给小女孩取暖。小女孩儿苏醒过来，看见李季，害怕得快要哭了。李季变了一个孙悟空的鬼脸去逗她。她才和李季说开话：“我要回家。”

“你家是哪里的？”李季见小女孩站不起来，才发现她的一只脚上没了鞋子。李季担心小女孩儿冻伤了脚，连忙给她脱去袜子用雪给她揉搓起来。直揉到孩子的脚趾能活动，李季才

聆听生命



对她说：“你的脚冻伤了，现在还不能走路，烤烤火，等你暖和了，回我家给你做点吃的，吃饱了饭，我再送你回家。”

李季说的是哄小孩儿的话，外面还下着雪刮着风，连窝棚也出不去。该怎么办呢？窝棚虽然能挡点风雪，可万一风雪一直不停，晚上气温下降，即使有火，也抵挡不住严寒，加上饥饿，肯定会冻死的。李季愁眉不展，想着如何应对，这时窝棚的门被刮开了，风雪洪水般呼啸地涌进来，他急忙用身子挡住门口，可还是没什么用。李季心一横，用皮袄将小女孩儿裹住，背在背上，走出了窝棚。李季顶着风雪，吃力地朝村里走去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李季终于回到了村里，这时风渐渐地小了，雪也不是铺天盖地的了，李季松了一口气，把孩子背进了婶子家。

李季的婶子正着急地望着门口，等李季回来。婶子看见李季进门，身上还背着一个孩子，吃了一惊，连忙帮他把孩子放下来，问侄子：“这是谁家的孩子呀？”

“她被风雪困住了，要不是被我遇上，怕是没命了。”李季说。

“也没问问是哪个村的？把他送回去。他爹娘找不见孩子，还不急死？”婶子着了急。

李季一脸无辜：“外边风雪那么大，只能先找个地方避避风雪，我怕窝棚不安全，这才把她带了回来，其他的事也只好等雪停了再说了。”

李季一拍脑门：“婶儿，我还没问这孩子叫什么，哪个村的，要不你问问？”

“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婶子问。

“我叫亚玲。”小女孩说。

“亚玲？这不是个女孩儿名字吗？”婶子见孩子头上戴的帽子挽着带，上手解开，摘下帽子，露出了乌黑的头发，就说李季：“你媳妇儿不跑的话，你闺女也都这么大了。”

李季无奈：“婶儿，您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，说这有什么用？快看看孩子身上还有冻伤的地方吗？我也没细看，她只是喊脚疼，我给她用雪搓了搓。婶儿，您再给她抹点冻伤药吧！”

婶子发现亚玲一只手捂着胸襟，以为她冻僵了，一边伸手去摸，一边问她：“疼吧？孩子。”

亚玲说：“不疼。”手却直不起来，才发现是冻僵了。

李季从外面捧回雪，放在亚玲手指上，给她搓，雪水流到亚玲身上，亚玲喊凉，婶子忙用被子把她裹住，却发现她衣服里面有个东西在动，便问亚玲：“那里边是什么啊？”

亚玲说：“是个百灵鸟。”

李季不信，叫婶儿去掏，果然掏出来的是一只小百灵鸟，还活着。

李季乐了：“你救了它的命，真是一个好孩子！”

婶子说：“看把你高兴的，还不快去喂喂它！怕是饿坏了。”

“我叔要是像婶儿这样心疼百灵鸟的话，他就不会干涉我去保护百灵鸟了！”

“你叔是怕你不务正业，可你不听你叔的话，和他唱对台戏。今儿就不跟你说这个了，以后再跟你说。”

“婶儿也和叔一个鼻孔里出气！”

婶子咧嘴一笑：“管你是为你好。你这样下去，日子还能

聆听生命



过好？”

李季说：“以后婶儿的话，我当圣旨。您把这孩子管好，我回去睡觉去了。”

“炕没给你烧，这么冷的天，把炕烧暖和了再睡，”
婶子关切道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

“对了，回头我叔回来让他打听打听邻村谁家丢了小孩儿，好让人家知道孩子在咱这儿，叫人家放心。”

“你回去睡吧，你叔回来，我跟他说。”

“嗯。”李季说罢转身要走，又看看百灵鸟，说：“百灵鸟留这儿，我放心不下，万一我叔回来看见了，再判它个死刑。我捉到我那和那些百灵鸟喂在一起，它也有个伴儿。”

说完，李季小心翼翼地提起百灵鸟，捂在胸前开门出去了。

三 询问

李季的婶子，名叫段秀，好管事儿，心地也善良，因此李季对她有好感，不管婶子怎么说他，有事还是找她帮忙解决。这不，他把亚玲靠给婶子，便放心地回去了。

李季走后，段秀给亚玲做了饭吃，又打发她睡下，看了她身上的伤，给她抹了药。孩子进入了梦乡，她才端详起这孩子来，见她长的浓眉大眼，怪好看的，便喜欢上了她，给她把被子掖了又掖。

段秀有些担心，丈夫李向龙去了乡里这会儿还没回来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都是这场雪闹的，段秀心里埋怨着。这时段秀听见有人敲门，问了一声，知是丈夫回来了，下地去开门：“你怎么半夜三更地跑回来了？”

李向龙抖了抖身上雪进了门：“乡里叫连夜赶回来，看看村里遭了灾没有。有饭没？我还没吃饭。”

段秀说：“锅里给你留着呢！去吃吧！你看什么？又不是没见过我？”

李向龙满脸狐疑：“我不是看你，是看炕上睡了个人。”

段秀说：“是个孩子。”

“谁家的孩子，怎么睡咱们家了？”李向龙更加疑惑了。

“你就没想到，是侄媳妇把孩子送回来了？”段秀有些生气。

李向龙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他媳妇还能开窍把孩子送回来？就是她愿意，她娘家人也不同意啊。他媳妇儿的爹又是个